《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：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》一文从仕宦、户计、婚姻角度分析元统元年进士的家庭背景，以探讨元代的科举是否为统治者阶级注入大量“新血”。本文的结论为，元统元年进士中“新血”比例较宋、明少，且蒙古、色目人与汉人、南人原因并不相同。

《元代的宿卫制度》分析了元代的怯薛和汉式禁卫军。作者指出，怯薛制度在蒙古帝国的政治组织中，具有核心的地位。怯薛始终未成为中国式政府的一部分，而是超越它的存在，始终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，参与决策，类似中国的内朝。卫军则是对中国中央军事集权传统的继承，旨在保持专制君主尊严。在元朝后期，怯薛的衰败象征着蒙古统治集团的衰颓，卫军的变质则表示元帝王已无力维持中国式专制帝王的绝对权力。

《元代的镇戍制度》是地方军事制度的分析，到了1330年代元朝的镇戍制度已经不甚有效，而1350年代大革命爆发前夕则完全不能维持地方秩序。

《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》以六个汉军世家为研究对象，讨论其兴起、仕进和婚姻的状况，借此反映各家族政治社会地位的改变，以及借以显示此菁英阶层的闭锁性。六大世家多不属于金朝的统治阶级，也不尽是地主，而是乘乱世崛起的豪强，为蒙古人授予了“伴当”的特权，使之成为“征服菁英”的一部分。他们是蒙古人在汉地实行“间接统治”的主要工具。在元朝建立后，统治汉地的方式变为“直接统治”，汉军世家遂由封建之家转为官僚之家。从入仕途径来看，汉军世家受到极大的保障。但作为统治精英的高层，汉军世家仍与最显赫的蒙古世家相比逊色不少，只能位列高层统治者的边缘。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，元朝的汉人是否还有不凭依军事上的贡献，成为官僚世家？如果有，与汉军世家在权势、兴衰的对比又如何？

《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》讨论的是蒙古在征服过程中，水军兴起，并战胜宋水军的经过。作者发现，宋朝水军相对于元水军有三大缺陷：宋朝水军历时较长，已经趋于衰败；战略战术上与陆军一样采用被动的消极防守；陆上协同作战力量较弱。蒙古水军的发展，体现了蒙古人除了骑兵之强悍外，强大的适应力和动员力也是其胜利的原因。